



鄒韜奮一直在朝前走，只要跟抗日和革命的同志們在一起，只要有生活書店的同事們相伴，一息尚存，前進不止，這就是鄒韜奮，文化鬥士鄒韜奮！

1 | 聚首港島

1941年3月5日，韜奮又一次來到香港，距離上一次來香港創辦《生活日報》已有快五年時間。對於港島，韜奮的心情總是很複雜。維多利亞港停泊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商船，中環街道兩旁矗立著歐式建築，街道上西裝革履的洋人與身著長衫短褂的華人交織而行，半山區殖民者的洋房錯落有致，與山下簡陋凌亂的華人區形成鮮明對比……每每看到這番景象，韜奮就會想到1842年割讓港島的恥辱，心中便會湧起愛國的情緒和抗戰到底的決心。

儘管冒險走出了迷霧沉沉的山城重慶，來到海天景明的港島，身心有了些許的輕鬆，可是，每念及遠在山城的妻兒，韜奮總是心裏猛一陣緊縮。從重慶到衡陽的路上，胡繩已經明顯感受到韜奮這樣的情緒，看上去很是難以排解。在香港機場平安降落時，韜奮眷念妻兒的心情愈發沉重。

韜奮最為擔心的是沈粹縝能不能應對那些刁蠻的特務的糾纏。



▲ 1936年鄒韜奮（右二）與友人在香港海灘

毫無疑問，韜奮的出走，使得國民黨當局好一陣震怒，原先在他家門前監視的兩個特務被當局撤職查辦。新來的兩個特務沒完沒了地來盤查，態度極為蠻橫無理，但一無所獲。過了幾天，又來了一個自稱重慶衛戍區稽查處處長的人，用一口蘇州話和韜奮夫人攀談，說和她是老鄉，讓沈粹縝不要緊張，又說聽說鄒韜奮先生已經到了桂林，問他住在什麼地方，在桂林有哪些朋友，還強調最高當局是一定要把他請回重慶來的。沈粹縝守口如瓶，不肯吐露半點信息。稽查處處長又說，他們了解到她去過寄售商店，讓她千萬不要打算走。沈粹縝面不改色，回應說自己去寄售商店賣掉一些舊衣物，是因為先生走了以後，家裏人在生活上不能不有些打算。稽查處長看軟的一套還是不行，只好悻悻而去。

韜奮夫人知道國民黨當局絕不會善罷甘休，「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她跟重慶生活書店的同事們商量後，決計趕緊追隨韜奮遠行。

韜奮離家前，他們夫妻二人正是這樣設計的。韜奮擔心的是妻兒們不能安全擺脫特務的監視。

書店同事跟沈粹縝想好了金蟬脫殼的辦法。先是把準備帶走的行李衣物和一些韜奮必須保存的資料分別管理，隱藏妥帖，分批轉移到生活書店。然後趁著一次空襲警報響起的時候，沈粹縝帶著三個孩子拿著一些隨身攜帶的小件進防空洞，警報解除後，他們不再回家，直接到和書店同事約定的地點，由書店的一個同事護送著搭乘長途班車去往桂林。幾天輾轉，到了桂林，他們已不能乘坐飛機去香港，因為那時桂林的機票已經加緊了控制，只好改走陸路，經過柳州、玉林從廣州灣乘船到了香港。一路上的艱辛坎坷，一言難盡。2016年6月，我去看望韜奮長子鄒家華同志，談及這一路艱苦行程，鄒老先是不足道哉地哈哈一笑，接著眼圈漸漸有些發紅，說：「那個年頭，兵荒馬亂，到處都有驚險，有時候吃住都難得解決，好在還有生活書店的一個同事護送……」

鄒老說到這裏，話音戛然而止，忽然沉默。是的，往事不堪回首，英

雄不會流淚，韜奮一家，是為抗戰奉獻的英雄之家！

韜奮到了香港，見到了老朋友金仲華和名記者范長江。韜奮和金仲華是老同事，久別重逢格外親切。在上海時，金仲華在生活書店主編《世界知識》雜誌。上海淪陷後，韜奮領著文化出版界一批朋友從廣東、廣西一路輾轉去往武漢，其中就有金仲華。一路上他倆交流最多，在桂林，還一同前去廣西大學給大學生們演講，引起轟動。在武漢，他們同住在漢口交通路生活書店對門的金城文具公司樓上，朝夕相處，無話不談。韜奮去重慶後，金仲華把《世界知識》編輯部搬到廣州，廣州失守後又遷至香港。

現在金仲華在香港主編《星島日報》。《星島日報》是一個富豪僑商辦的報紙，金仲華作為主編還能發揮重要作用。韜奮初到港島，雖然心情沉重，但見到老朋友金仲華，且金仲華當即邀請他為《星島日報》撰稿，自然十分高興。

鄒韜奮見到范長江也是十分激動。在重慶他倆就有過交往合作。韜奮還在范長江需要支持時毫不猶豫在《全民抗戰》上發表范長江的重要文章。韜奮對范長江的膽識和活動能力很是欽佩和讚賞。早在1937年，范長江就成為國內第一個報道中國工農紅軍長征並去延安採訪的記者，他在報紙上發表的通訊《中國的西北角》名聞全國。全面抗戰初期他曾去前線採訪戰地消息，衝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向國內外報道了一些真實的情況。後來范長江到桂林領導青年記者協會和國際新聞的工作，在1939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是先韜奮一步從桂林來到香港的。

1941年3月10日，金仲華在家中設宴，招待韜奮等剛到香港和在港的文化界朋友。參加聚會的大多數都是老朋友，老朋友們劫後重逢，聚首港島，格外激動。韜奮在宴會上報告了脫險經過，引起大家嘖嘖讚嘆。一些朋友關心地问起鄒韜奮接下來的計劃，也有人問他是否準備出國，韜奮表示他還是適合做一個新聞記者，「當一個人民的喇叭手，吹出人民大眾



▲ 1938 年位於皇后大道中的生活書店香港分店

的要求」。他說兩年多來參加國民參政會，想為堅持團結抗戰、推動民主政治盡一點力量，現在回想起來只是一場空忙。他還說這次辭職出走並非消極，而是積極的行動，希望以他的行動引起更多人注意政局，關心國家的危難。他要同國內反民主的法西斯惡勢力繼續鬥爭，如果遠離祖國，就不能影響國內，絕不是自己所願，所以他打算留在香港跟大家一起為抗戰出力。

韜奮的愛國抱負和鬥爭精神讓在場的朋友們交口稱讚。

事實上，皖南事變後，中共南方局根據「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為保存文化界骨幹力量，妥善安排大批進步文化人撤離重慶，除一部分人撤往延安、蘇北外，大部分人撤來香港。香港地位特殊，國民黨當局不能明目張膽地直接施壓，文化工作隨時可以得到

中國共產黨的關懷幫助和指導。

已經到港的著名文化人有韜奮、茅盾、夏衍、金仲華、范長江、張友漁、胡繩、杜國庠、喬冠華、胡風、端木蕻良、宋之的、葉淺予、戈寶權、葉以群、章泯等百餘人，在中共香港工委的領導下，他們團結一致，開闢新的抗戰文化陣地。為此，中共香港工委成立了文委，由廖承志、夏衍、潘漢年、胡繩、張友漁五人組成。

胡繩和張友漁都曾經護送過鄒韜奮出走重慶，抵達香港，結下的友誼殊為深厚。在上海、武漢、重慶等地，夏衍、潘漢年都跟鄒韜奮密切合作過，對韜奮很是敬重。廖承志很快就跟韜奮會面，對韜奮表達了真切的關心。

早在七七事變後不久，宋慶齡就來到香港，以她崇高的聲譽和威望，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和發動工作。現在，宋慶齡聽說韜奮到了香港，很高興，很快就邀約會面。七君子事件時，宋慶齡曾經帶領救國會成員前往蘇州發起「救國入獄運動」的聲援行動，並到監獄探望過韜奮他們，與韜奮友情深厚。金仲華陪同韜奮前往看望宋慶齡。宋慶齡對韜奮矢志不渝的鬥爭精神大加讚賞，她熱情邀請韜奮參加她主持的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的工作，擔任「保盟」的執行委員，負責宣傳出版委員會工作。韜奮二話不說，立刻答應下來。接下來，他積極為《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撰稿。「保盟」還出版英文版月刊，向國外報道中國人民抗戰的真實情況，使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國抗戰業績，對爭取他們對中國人民抗戰的支援起了很大作用。韜奮的英文很好，他積極為英文版撰稿。他還和金仲華一起擔任《保衛中國同盟兩週通訊》（中文版）的主編。實際上，這份雜誌從撰稿、編輯到出版發行，都是他們兩位主編親自動手的。

在中共香港工委領導下，經過短期的籌備，一批報刊即將創刊或復刊。首先是中共香港工委的機關報《華商報》和韜奮主編的香港版《大眾生活》於4月8日、5月17日先後出版。中國民主同盟創辦的《光明



▲ 香港生活書店同人

報》，救國會于毅夫主編的《救國叢刊》，茅盾主編的《筆談》，俞頌華主編的香港版《國訊》，郁風主編的《耕耘》，周鯨文、端木蕻良主編的《時代文學》，金仲華主編的《世界知識》，張鐵生主編的《青年生活》，馬國亮主編的《大地畫報》也相繼出版。美術界葉淺予、丁聰成立新美術社，向各報刊提供抗戰漫畫。范長江主持的「國際新聞社」，喬冠華主持的「中國新聞社」，戈寶權、葉以群開辦的「文藝通訊社」，都為各報刊提供信息和稿件。¹一時間，香港的進步文化人群英薈萃，港島文化空氣盛極一時，成為一個拔地而起的民主進步文化堡壘。韜奮是這個堡壘中有重要影響的人物。

¹ 《生活書店史稿》，第 262 頁。

韜奮頓時有穿越時光隧道的感覺，眼前一片燦爛。

范長江正在籌辦《華商報》，立刻邀約韜奮為《華商報》寫文章。韜奮正急於以筆作槍上戰場，自然滿口答應。他要寫一長篇連載文章，重點在宣傳團結抗戰，揭露國民黨的政治黑暗和法西斯暴行，總題目叫作《抗戰以來》。

韜奮心裏一直掛念著轉移到香港的生活書店同事。他很快就去看望同事們。當時生活書店遭受了嚴重的打擊，經濟情況極為困難。雖然書店的總辦事處已經轉到香港，可大量的出版工作還沒有開始，因而收入甚少，而且一切開支都要用港幣，更是感到拮据，連租一處合適的房子做總管理處的錢都沒有，只能分散辦公。大家過的是清苦的生活，員工們只能集中住在貧民窟。

在光線晦暗的貧民窟，韜奮見到了他最親愛的同事們。以往見面，他們總是同韜奮熱情握手；這時相見，卻是韜奮跟大家一個個熱烈擁抱，大家眼眶裏都帶著淚水。

書店的男同事住的是大通間，用木棍支撐的帆布床，像沙丁魚那樣並排著。女同事住的是過道隔成的小間。大家一起吃簡單的食物。「像是一個搞革命文化工作的群體，生活很清苦，可是每一個人都沒有怨言。對國家前途既有信心，而且有光榮的自豪感。他們已不是一般的工資勞動者，而確實是一群從事革命文化出版工作的革命者，說明他們是經得住考驗的。」¹

韜奮慰問大家，安慰大家，鼓勵大家，說：「我們在港島再聚首，再戰鬥！」最後，就像他每次遇到艱難險阻時那樣輕輕地重複低語：「這就是戰鬥，這就是戰鬥！」員工們看到他們的總經理又回來了，有了信心，看到了希望，決心在港島再振「生活」雄風。

1 胡耐秋：《在香港的十個月》，載《聯誼通訊》第30期。

2 | 再振雄風

1941年，是韜奮的生命史上閃耀著光輝的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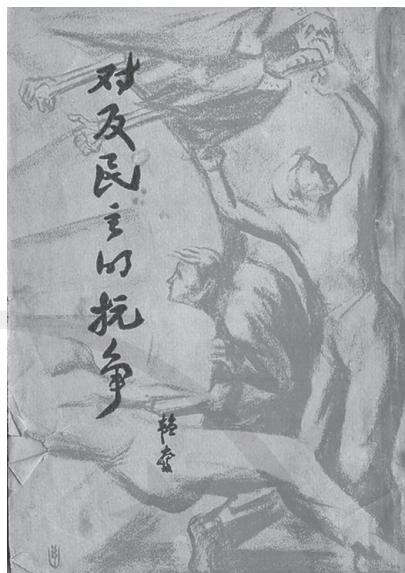
到港不久，韜奮就在3月27日創作了《我對於民主政治的信念》一文，發表在4月16日《世界知識》第十二卷第四期上。許多讀者再度讀到他們非常喜歡的韜奮先生的文章，那不疾不徐、娓娓道來的文風令他們十分神往。而且，讀者們知道他們熱愛的韜奮先生已安全到達香港，並再次宣示了他對爭取民主的堅定信念，很受鼓舞。

4月8日，《華商報》創刊，報上發表了韜奮的長篇連載文章《抗戰以來（之一）》。《抗戰以來》一共寫了二十多萬字，在《華商報》連載了八十多天，連載完畢又印成單行本廣為發行，三次共印了一萬五千冊。海外各地華僑和內地部分地區的讀者看到這本書，都深感國內政治如不徹底改革，抗戰不可能勝利，祖國的前途也就沒有光明的希望。他們通過韜奮的這本書，對於共產黨和國民黨，也弄清了一些誰是誰非的問題。¹

韜奮的《抗戰以來》，對國民黨反動派自抗戰以來的所作所為進行了公開的揭露和徹底的清算。他根據自己親身經歷的事實，有理有據地揭露了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投降政策，揭露了偽裝民主的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的內幕，揭露了國民黨拒絕實施憲政的真相，揭露了國民黨鉗制輿論、摧殘進步文化事業的兇殘手段，揭露了國民黨放縱特務橫行、設立集中營、侵犯人民權利、殘害青年的法西斯暴行。他的筆尖就像一把利劍，直接刺向法西斯分子們的胸膛，使國民黨反動派看了心驚膽戰。

在《抗戰以來》中，韜奮熱情地讚揚了青年的愛國熱忱和勇敢精神，為一些在政治逆流中遭受苦難的青年發出急切的呼籲。他在1938年與沈

¹ 胡耐秋：《韜奮的流亡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版，第68頁。
本書所引《韜奮的流亡生活》均出自此版本，後不一一標出。



▲ 鄒韜奮在香港工作時期撰寫的長文《抗戰以來》及文集《對反民主的抗爭》的封面書影

鈞儒等救國會領導一同前去贛北前線慰問時，在武漢主編《全民抗戰》接待來訪讀者時，曾接觸過許多不顧艱險、獻身祖國的青年。他衷心讚美「千萬青年所反映的偉大時代的要求，這種排山倒海的巨潮，是任何頑固勢力所不能抵擋得住的」。可是，在重慶，他聽到革命青年被關進特務機關的防空洞，聽到一些被關在集中營的青年遭到慘無人道的殘害，他呼籲：「嚴禁用『反動嫌疑』，『土匪』，『逃兵』，『漢奸』等名目，任意栽害青年及一般良民！」

《抗戰以來》是韜奮本著一貫的講求真實的精神寫出來的。講求真實是韜奮為人的最大的特點，也是他最大的優點。他寫文章從來不畏首畏尾，他認為應該做的事就堅決去做，應該說的話就勇敢地说，毫不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他最關心的是國家的命運和前途。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當一個人民的喇叭手，吹出人民大眾的要求」，表現了他作為一個革命文化戰士的膽識和高尚品質。